



■记忆

怀念小时候



我怀念小时候青瓦白墙的古街巷。当曦光悄然落在灰蒙蒙的石板路上，刚驱散雾气并覆盖了前夜的寒凉，就听见几户门锁“喀啦”一下陆续解开。一张尚未洗漱干净的稚气脸庞从折门后秘密探出，一霎间身子如小鸟般欢脱，努力放轻了脚步，就近招呼上三五伙伴，转眼间便于小巷拐角处失了踪。直到这日的第一缕炊烟升起，贤惠的母亲们一手还拿着厨具，撑腰站在各个巷子口，无可奈何而又习以为常地扯着嗓子大喊自家孩子的乳名，才能把那些早已乐到九霄云外的魂儿拉回来。然后用完早饭，大人们便忙于生计，大点的孩子也该去上学堂，只有小孩子们依然能无所顾忌地你追我赶着，将清脆的欢笑声洒遍这小巷迷宫的每个角落，在这些错落的青白砖瓦间消磨掉镇日光阴。明明这镇子那么小，街巷也那么小，竟足够用了整个童年去探险。

我怀念小时候简陋温馨的小店铺。可能一个小镇上，就这一家小小的店铺，却供足了家家户户的生活所需。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一切过日子的味道你都能在这里找到。如果还能多一点什么，那就是让孩子们欢欣雀跃的水果糖的甜蜜了。那种小小的七彩糖果，被包在闪闪发光的塑料纸里，又被店主伯伯仔细地封存在玻璃瓶中，看起来格外诱人。来帮大人买办的孩子往往能得到一两颗糖的奖赏，有的小心翼翼藏掖兜里，有的直接剥开糖纸一骨碌丢进嘴里，无论哪种都是可爱。而小孩子就只好使尽浑身解数向大人讨个硬币，再兴高采烈地跑进店里，在比自己还高的柜台前拼命踮脚，痴痴望着店主伯伯伸手进玻璃瓶里抓出一捧缤纷的色彩，笑眯眯地装到自己手心。糖其实很廉价，可回想时依然无比美味，似乎——那会儿的时光也是流光溢彩的。

我怀念小时候消闲散漫的旧书摊。只是将两张矮脚长桌拼在一起而已，上面横七竖八地铺满了各类读物，全是从老市场淘来的还算保存完好的旧书。旧书摊静静地安于巷尾一隅，摊主是个异乡男人，在小镇上落了脚后，便这样随意地把摊子摆在了自家门前。他像是对小镇放心得很，往往一早搬张藤椅到摊边就合上了眼，安躺着享受懒洋洋的阳光。书摊刚摆出来时，孩子们总是偷偷溜去看，且需专派一伙伴盯着男人，怕他一睁眼发现这群不速之客便要赶走。后来时间一长，不知怎么，书摊旁多了几张小板凳。孩子们熟练了也就大了胆，坐在那津津有味地阅读，有时沉浸其中不可自拔，一抬头忽的对上那双忍着笑

意的眼睛，脸就一红。一来二去，孩子们便成了异乡人在这小镇的第一帮朋友。人们也开始发觉，小书摊其实并无收益，那些书仿佛就只是在那静候顾客来欣赏。这倒真的为这淳朴小镇平添了些许书香，连带回忆都染上了书味。

我怀念小时候卖糖葫芦的小贩女人。她只有在集市那日才到这镇上来，只消往巷口把插满东西的竿子一竖，片刻工夫，即有孩子远远近近地涌过来，乌泱泱围了好几圈。她卖的品种很丰富，不仅有酸甜的糖葫芦，还有脆甜的糖苹果、松甜的糖枣和甜到快发腻的糖葡萄干。有时碰上年节，她还会做些鲜果什锦串，淋上金灿灿的糖浆，看得人垂涎欲滴，孩子们抬头仰望那片流动的光彩，眸底已如蜜糖胶着。在确认好目标后，孩子们霎时作鸟兽散，飞奔回家又是一番软磨硬泡，将大人拖硬拽来，生怕被别人抢了先。小贩女人一直憨憨地笑着，见大人来了就伸手从竿上取下那孩子想要的货物，换了钱，再卖几句白搭。她说她家在偏僻地方，男人在外做生意很少回来，她平时独自拉扯几个小孩，集市前几日才趁空当备料制作，凭手艺赚些钱补贴家用。她的手艺是真好，卖得也极便宜，以至后来在别处买糖葫芦时都为价格咋舌，结果味道也不过如此，及不上记忆的三分甜。

那时候，小镇上的人们一直都这样以为——这会是永永远远的生活，安稳而快乐。

而不知何时起，小镇已无声无息地在发生各种变化：那个小贩女人再也没有出现，孩子们从此对年节少了一分期待。镇子周围翻天覆地的变动使人心惶惶，听满头白发的古稀老人红着眼睛慢慢吞吞说，小镇就要重建了，以后这里会成为大都市的新区，成为流金宝地。于是小店铺也准备拆迁，外边早有了大商场——也因为是大商场，再也不屑于销售那种廉价的水果糖了。那个旧书摊呢？在某日已悄悄地随那男主人消失了。无人知道那异乡人将继续流浪何处，抑或他的上一站即是如今这般的乡关……大家分明一脸的悲伤，却不得不故作潇洒，三三两两，开始寻找起新的处所了。

我也要搬家了。当这夜凄冷深宵、烟花已谢、笙歌已停，我站在家门前仅余的一块土地上，就着惨白的月光幽幽望向四面浮起的荒土——拆了的，已是断壁残垣；未拆的，尚能栖进乌鸦。等离别的布景皆到位了，我终于发觉也终于明白：小时候已经离我远去，我再不能在这片土地上恣意地嬉笑奔跑……而我，也终将不自主地成为异乡人了。

或许，未来这里将建起琼楼玉宇、摩天大厦；或许，未来这里将会是繁华闹市、霓虹闪烁。然而，这一切都已与我无关了。那里，将再也不会出现小时候的破晓。

故事尾声，要如何动听？——夜色即将逝去，月色握在手里。忘掉那些种过花草吧，我们终将还须重新出发。房舍若真的难以安置回忆，何不将这回忆种进心田？至少，我们还能感激在满满的回忆里，尚有小时候，曾让我们满足到落泪……

即使未来，都将如同今夜；即使异乡人永远在月色下漂泊，常能回味小时候，也是暖！

□作者：台州市双语高级中学高三(1)班 徐含嫣
□家长单位：台州市公共交通集团

文艺路通社
少年理想国



■散记

我家的窗台

我家的每个窗台上都有一个花架，种着许多植物，有的种花，有的种草，有的种多肉。

花，都是些很好养的花，因为难养的花都被种死了。这些花也很漂亮，比如矮牵牛就像个开花机器，夏天再大的太阳下也不怕暴晒，越晒花越多，天天在窗前吹喇叭！还有秋海棠，除了冬天都在开花，红的白的花瓣衬着黄黄的花蕊，简单中带着几分娇美。

草，自然不是楼下的野草，而是可以吃的香草。一大盆迷迭香，可以在炖肉、烧烤的时候放一小枝，风味绝佳。平时我在窗前望远时总喜欢伸手摸一把，有浓浓的余香在手上。还有薄荷，在夏天我常会采几片薄荷叶放到水杯里，过几分钟后，打开水杯盖子的那一刻，香气铺满了房间。

但是花架上最多的是仙人掌类植物。其实原来最多的是多肉植物，可是窗前大树上住着两只松鼠，时不时来偷吃，不是在“生石花”上咬一个牙印，就是在“花月夜”上掰一片叶子当胡萝卜啃，气得妈妈种了各种各样的仙人掌，说我们家没有防盗窗，但是有“防鼠架”！

我家的花架无论春夏秋冬，都有迷人的风景和淡淡的花香。

□作者：杭州维翰学校P5-B班 郭天悦
□家长单位：杭州师范大学

■家常

有趣的面粉发酵实验

初阳暖暖的春日，我和妈妈兴致勃勃地动手做了一项有趣的小实验——面粉发酵。说干就干，我们动作利索地准备好了面粉、温水 and 干酵母。

妈妈倒了一碗温水，用勺子小心翼翼地舀了一小勺干酵母倒入。微微晃动之后，我发现无数黄褐色的小颗粒，密密麻麻地漂浮在水面上，愉快地游着泳。将这碗水倒入面粉中，我连忙挽起袖子，洗净小手，在面粉中搅拌着。我的手指在面粉中张牙舞爪地“跳着舞”，面粉在我卖力的抓、搅、揉中，渐渐拥抱着在了一起，最后，它“吃”光了碗里所有的面粉，变成了一个光滑柔软的大面团。

我伸出手指，好奇地按了一下，面团害羞地缩回去一个小洞，又悄悄地弹了回来。

我仔细地在碗上盖上一层保鲜膜，将碗放在温暖的蒸锅里静候半小时。渐渐的，渐渐的……面团像一个贪吃鬼，不停地“吃着”。它的身体像吹了气的皮球一样越来越大，我定睛一看，她的身体上布满了挨挨挤挤的小孔，最后它膨胀成了原来的两倍大小。

翻阅资料后，我才恍然大悟：我们在发面时，“调皮”的酵母菌在面团中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，让我做出的食品更加疏松香软，闻上去还有一股香甜的酒味呢！

动手又动脑的面粉发酵实验可真有趣啊！

□作者：杭州市天杭实验学校3年级 杨籽言
□指导老师：周璟



路通社成员
家长请加群，以便沟通交流。

■群名：
路通社小记者(家长)

■群号：
310737074